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寓意草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寓意草卷二

力爭截瘧於脈臨危救法奇驗

南昌喻昌撰

刻泰來年三十一歲面白體瘦夏月慣用冷水灌汗坐

甚由當風新發病症一五夜用藥截住遂覺胸腹

脹滿增不白日外腹大逆向上氣喘急二便全無

食飲不能生不能臥能伏不能仰勢頗危急雖延余

寓意草

至家其專主者在他醫也其醫以二便不通服下藥不
應商用大黃二兩作一劑病者曰不如此不能救急可
速煎之余駭曰此名何病而敢放膽殺人耶醫曰傷寒
腸結下而不通惟有大下一法何謂放膽余曰世間有
不發熱之傷寒乎傷寒病因發熱故津液枯槁腸胃乾
結而可用下藥以開其結然有不轉失氣者不可攻之
戒正恐懼治太陰經之腹脹也此病因腹中之氣散亂
不收故津水隨氣橫決四溢而作脹全是太陰脾氣不

能統攝所致一散一結相去天淵再用大黃猛劑大散其氣若不脹死定須腹破曷不畱此一命必欲殺之為快耶醫唯唯曰吾見不到姑已之出語家人曰吾去矣此人書多口溜不能與爭也病家以余逐其醫而含怒私謂醫雖去藥則存且服其藥請來未遲纔取藥進房余從後追至擲之溝中病者殊錯愕而婉其辭曰此藥果不當服亦未可知但再有何法可以救我其二弟之不平則徵色而且發聲矣余即以一柬面辨數十條而

定理中湯一方於後病者見之曰議論反覆精透但參
朮助脹安敢輕用大黃藥已喫過二劑尚未見行不若
今日且不服藥捱至明日再看光景亦無可奈何之辭
也余曰何待明日腹中真氣漸散今晚子丑二時陰陽
交剝之界必大汗暈眩難為力矣病者曰剉好一劑俟
半夜果有此症即刻服下何如不識此時服藥尚可及
否余曰既畏吾藥如虎煎好備急亦通余就客寢坐待
室中呼召絕無動靜次早其子出云昨晚果然出汗發

暈忙服尊劑亦不見效但略睡片時仍舊作脹進診病者曰服藥後喜疾勢不增略覺減可且再服一劑未必大害余遂以三劑藥料作一劑加人參至三錢服過又進一大劑少加黃連在內病者扶身出廳云內脹大減即不用大黃亦可耐但連日未得食必用大黃些些略通大便吾即放心進食矣余曰如此爭辨還認作傷寒病不肯進食其實喫飯喫肉亦無不可於是以前老米煮清湯飲之不敢吞粒余許以次日一劑立通大便病者

始快其二弟亦快云定然必用大黃但前後不同耳次日戚友俱至病者出廳問藥余曰腹中原是大黃推蕩之泄糞其所以不出者以膀胱脹大腹內難容將大腸撐緊任憑極力努睜無隙可出者吾以藥通膀胱之氣不治大便而大便自至足為証驗於是以五苓散本方與服藥纔入喉病者即索穢桶小便先出大便隨之頃刻泄下半桶觀者動色競稱華佗再出然亦非心服也一月後小患傷風取藥四劑與葷酒雜投及傷風未止

併謂治脹亦屬偶然竟沒其功然余但恨不能分身剖
心指引迷津耳實無居功之意也

胡卣臣曰世間不少血性男子然肝腦無補者多
矣此段轉移全在危疑關頭着力所以為超

詳述陸平叔傷寒危證治驗并釋門人之疑

陸平叔文學平素體虛氣怯面色痿黃藥宜溫補不宜
寒涼固其常也秋月偶患三瘧孟冬復受外寒雖逗寒
熱一班而未至大寒大熱醫者以為瘧後虛邪不知其

為新受實邪也投以參朮補劑轉致奄奄一息遷延兩旬間有從外感起見者用人參白虎湯畧無寸效昏昏嘿嘿漫無主持彌畱之頃昆弟子姓倉皇治木召昌診視以決行期之早暮非求治療也昌見其脉未大壞腹未大滿小水尚利但筋脉牽掣不停因謂此病九分可治祇恐手足痿廢仲景有云經脉動惕者久而成痿今病已廿三日之久血枯筋燥從可識矣吾今用法治則兼治當於仲景之外另施手眼以仲景雖有大柴胡

湯兩解表裏之法而無治痿之法變用防風通聖散成
方減白朮以方中防風荆芥薄荷麻黃桔梗為表藥大
黃芒硝黃芩連翹梔子石膏滑石為裏藥原與大柴胡
之制相倣但內有當歸川芎芍藥正可領諸藥深入血
分而通經脉減白朮者以前既用之貽悞不可再悞耳
當晚連服二劑第一劑殊若相安第二劑大便始通少
頃睡去體間津津有汗次早再診筋脉不為牽掣但陽
明胃脉洪大反加隨用大劑白虎湯石膏知母每各兩

許次加柴胡花粉芩栢連翹梔子一派苦寒連進十餘劑神識始得漸清粥飲始得漸加經半月始起坐於牀經一月始散步於地人見其康復之難咸憂其虛抑且畧一過啖即爾腹痛便泄儼似虛證昌全不反顧但於行滯藥中加用柴胡桂枝升散餘邪不使下溜而變痢以取憊然後改用葳蕤二冬畧和胃氣間用人參不過五分前後用法一一不違矩矱乃克起九死於一生也門人不解謂先生治此一病藉有天幸內經云盛者責

之虛者責之先生今但責其邪盛而不責其體虛是明
與內經相背也余笑曰吾非鶩末忘本此中奧義吾不
明言金針不度也緣平叔所受外邪不在太陽而在陽
明故不但不惡寒且并無傳經之壯熱有時畧顯潮熱
又與內傷發熱相倣誤用參朮補之邪無出路久久遂
與元氣混合為一如白銀中傾入鉛銅則不成銀色所
以神識昏惑嘿嘿不知有人理耳又陽明者十二經脉
之長能束筋骨而利機關陽明不治故筋脉失養而動

惕不寧耳然經雖陽明而治法迥出思議之表仲景云
陽明居中土也萬物所歸無所復傳又云傷寒欲再傳
經者鍼足陽明使邪不傳則愈凡此皆指已汗已下已
傳經之邪為言故中土可以消受若夫未經汗下未週
六經方盛之邪中土果能消之否耶所以仲景又云陽
明中風脉浮弦大而短氣腹都滿脇下及心痛久按之
氣不通鼻乾不得汗嗜卧一身及面目悉黃小便難有
潮熱時時噦耳前後腫刺之小差外不解病過十日脉

續浮者與小柴胡湯脉但浮無餘證者與麻黃湯若不
尿腹滿加噦者不治平叔之脉弦浮大而短氣鼻乾不
得汗嗜卧一身及面目悉黃過經二十餘日不解悉同
此例第其腹未滿小水尚利則可治無疑然治之較此
例倍難以非一表所能辦也今為子輩暢發其義夫天
包地外地處天中以生以長以收以藏元穹不尸其功
而功歸后土故土膏一動百昌莫不蕃茂土氣一收萬
物莫不歸根仲景之言中土但言收藏而生長之義在

學者自會設偏主收藏則是地道有秋冬無春夏能化
物而不能造物矣治病之機亦然平叔之病舉外邪而
錮諸中土則其土為火燔之焦土而非膏沐之沃土矣
其土為灰砂打和之燥土而非沖純之柔土矣焦土燥
土全無生氣而望其草木生之也得乎吾乘一息生機
大用苦寒引北方之水以潤澤其枯槁連進十餘劑其
舌始不向唇外吮啞所謂水到渠成乃更其寒一二劑
此後絕不置力者知其飲食入胃散精於脾如靈雨霽

霖日復一日漫渥沾足無藉人工灌溉而中土可復稼
穡之恒耳必識此意乃知吾前此濫用苦寒正以培生
氣也生氣回而虛者實矣夫豈不知其素虛而反朘其
生耶

面議何茂倩令嫖病單腹脹脾虛將絕之候

從來腫病遍身頭面俱腫尚易治若只單單腹腫則為
難治此其間有所以然之故不可不辨也蓋傳世諸方
皆是悍毒攻劫之法傷耗元氣虧損脾胃可一不可再

之藥縱取效於一時倘至復腫則更無法可療此其一也且遍身俱腫者五臟六腑各有見症故瀉肝瀉肺瀉膀胱瀉大小腸之藥間有取效之時而單單腹腫則中州之地久窒其四運之軸而清者不升濁者不降互相結聚牢不可破實因脾氣之衰微所致而瀉脾之藥尚敢漫用乎此又其一也且腫病之可瀉者但可施之西北壯盛及田野農夫之流豈膏粱老少之所能受設謂腫病為大滿大實必從乎瀉則病後腫與產後腫將亦